



陽明先生文選卷之二

後學涿郡趙友琴選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
傾想遠使吊轉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粹臨盤錯蓋非
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
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
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畧加點撥無不卽有開悟以是
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

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
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
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
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
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
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
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
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

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
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
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
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
也明日當發玉出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
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
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
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

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

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荅甘泉 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

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
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
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
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
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
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
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爲何如致知之說鄙
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
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旣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
處不得不直率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
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
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
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
人便草草不盡

荅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
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
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
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
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

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
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
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
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
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
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
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
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
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
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

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
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
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
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
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
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
云爾以爲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
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

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旣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

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爲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與楊仕鳴 辛巳

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

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恠眩瞽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魑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

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旣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與陸元靜 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

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年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

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諦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卽當長遯山澤不乂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

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旣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

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虚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

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食猶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經衰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三 甲申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旣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

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爲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寔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

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

陽明文選卷二
三百八十八
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
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
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
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
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
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

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
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
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
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
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
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
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
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
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
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

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

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之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旣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

獨顯而與造物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

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辯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

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即孟子所謂
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
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是念頭提在之時而
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
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
客氣之動而始忽然警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
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
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
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
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
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
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
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
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
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根自無此
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之明
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
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
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
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
欠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
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
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
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華范諸公德業表
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

乎苟曰斯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
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
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
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
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
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
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
暗合妙道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
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卽伊傅周召

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旣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學知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

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就是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

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
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
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
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
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
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
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
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
反身而誠則卽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
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
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
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
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
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
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
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
以致吾知平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
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生處病瘧之喻誠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荅舒國用 癸未

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

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克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

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

陽明文選卷二
三十七
君子不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

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旣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信筆草草無次

與黃宗賢 癸未

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

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
有必為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
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
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
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辭意重複卻恐無益有
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
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
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
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
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
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
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
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喻
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
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為至即其信道之
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髮如
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
海崖太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

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愈
益明白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
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
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
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
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離群
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
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是不同矣大
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
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
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
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
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
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
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
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
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

陽明文選卷一
三百八十五
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於無也須是不
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
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
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
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
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只是一箇更
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
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

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
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
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
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旣而云却好
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
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
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
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

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
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
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
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
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
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
程子嘗云覷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知安
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
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
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
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
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
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
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
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
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
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

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

